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彷徨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彷徨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0461812

10位ISBN编号：7540461810

出版时间：2013-6

出版时间：鲁迅 湖南文艺出版社 (2013-06出版)

作者：鲁迅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前言

我做小说，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，《新青年》上提倡“ 文学革命 ”的时候的。
这一种运动，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，但在那时，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。
我的作品在《新青年》上，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，所以我想，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“ 革命文学 ”。
然而我那时对于“ 文学革命 ”，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。
见过辛亥革命，见过二次革命，见过袁世凯称帝，张勋复辟，看来看去，就看得怀疑起来，于是失望，颓唐得很了。
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，“ 鲁迅多疑 ”，是不错的，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，变化正未可限量呢。
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，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，事件，是有限得很的，这想头，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。
“ 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。
”既不是直接对于“ 文学革命 ”的热情，又为什么提笔的呢？
想起来，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。
这些战士，我想，虽在寂寞中，想头是不错的，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。
首先，就是为此。
自然，在这中间，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，催人留心，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。
但为达到这希望计，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，我于是删削些黑暗，装点些欢容，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，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《呐喊》，一共有十四篇。
这些也可以说，是“ 遵命文学 ”。
不过我所遵奉的，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，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，决不是皇上的圣旨，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。
后来《新青年》的团体散掉了，有的高升，有的退隐，有的前进，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，并且落得一个“ 作家 ”的头衔，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，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，叫作随便谈谈。
有了小感触，就写些短文，夸大点说，就是散文诗，以后印成一本，谓之《野草》。
得到较整齐的材料，则还是做短篇小说，只因为成了游勇，布不成阵了，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，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，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。
新的战友在那里呢？
我想，这是很不好的。
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，谓之《彷徨》，愿以后不再这模样。
“ 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”不料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。
逃出北京，躲进厦门，只在大楼上写了几则《故事新编》和十篇《朝花夕拾》。
前者是神话，传说及史实的演义，后者则只是回忆的记事罢了。
此后就一无所作，“ 空空如也 ”。
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，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，本可以顷刻读了的，但出版者要我自选一本集。
推测起来，恐怕因为这么一办，一者能够节省读者的费用，二则，以为由作者自选，该能比别人格外明白罢。
对于第一层，我没有异议；至第二层，我却觉得也很难。
因为我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，所以也没有自以为特别高妙，配得上提拔出来的作品。
没有法，就将材料，写法，都有些不同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，取出二十二篇来，凑成了一本，但将给读者一种“ 重压之感 ”的作品，却特地竭力抽掉了。
这是我现在自有我的想头的：“ 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，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好梦的青年。
”然而这又不似做那《呐喊》时候的故意的隐瞒，因为现在我相信，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是不会有这样的心境的了。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，鲁迅于上海寓居记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《彷徨(插图珍藏本)》是鲁迅写于五四运动后的短篇小说集，深刻剖析国民性，表现在革命征途上探索的心情，是为“彷徨”，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充分展现了智慧的痛苦。
文笔深沉悲壮，忧愤深广地表达出对自由的探讨、对人性的扫描、对弱者的关注、对时俗的思考，从精神上启迪着国人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作者简介

鲁迅（1881—1936），文学家、思想家，被誉为“中国现代文学之父”。
原名周樟寿，字豫才，后改名树人，笔名鲁迅等，代表作有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、《朝花夕拾》、《华盖集》《南腔北调集》等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书籍目录

孤独者 001伤逝 030祝福 056在酒楼上 078示众 091高老夫子 098离婚 110长明灯 122幸福的家庭 136肥皂 147弟兄 161孔乙己 175《阿Q正传》的成因 182俄文译本《阿Q正传》序 191阿Q正传 194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孤独者一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，回想起来倒也别致，竟是以送殓始，以送殓终。
那时我在S城，就时时听到人们提起他的名字，都说他很有些古怪：所学的是动物学，却到中学堂去做历史教员；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，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；常说家庭应该破坏，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，一日也不拖延。
此外还有许多零碎的话柄；总之，在S城里也算是一个给人当作谈助的人。
有一年的秋天，我在寒石山的一个亲戚家里闲住；他们就姓魏，是连殳的本家。
但他们却更不明白他，仿佛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，说是“同我们都异样的”。
这也不足为奇，中国的兴学虽说已经二十年了，寒石山却连小学也没有。
全山村中，只有连殳是出外游学的学生，所以从村人看来，他确是一个异类；但也很妒羡，说他挣得许多钱。
到秋末，山村中痢疾流行了；我也自危，就想回到城中去。
那时听说连殳的祖母就染了病，因为是老年，所以很沉重；山中又没有一个医生。
所谓他的家属者，其实就只有一个这祖母，雇一名女工简单地过活；他幼小失了父母，就由这祖母抚养成人的。
听说她先前也曾经吃过许多苦，现在可是安乐了。
但因为他没有家小，家中究竟非常寂寞，这大概也就是大家所谓异样之一端罢。
寒石山离城是旱道一百里，水道七十里，专使人叫连殳去，往返至少就得四天。
山村僻陋，这些事便算大家都要打听的大新闻，第二天便轰传她病势已经极重，专差也出发了；可是到四更天竟咽了气，最后的话，是：“为什么不肯给我会一会连殳的呢？
……”族长，近房，他的祖母的母家的亲丁，闲人，聚集了一屋子，豫计连殳的到来，应该已是入殓的时候了。
寿材寿衣早已做成，都无须筹画；他们的第一大问题是在怎样对付这“承重孙”（2），因为逆料他关于一切丧葬仪式，是一定要改变新花样的。
聚议之后，大概商定了三大条件，要他必行。
一是穿白，二是跪拜，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。
总而言之：是全都照旧。
他们既经议妥，便约定在连殳到家的那一天，一同聚在厅前，排成阵势，互相策应，并力作一回极严厉的谈判。
村人们都咽着唾沫，新奇地听候消息；他们知道连殳是“吃洋教”的“新党”，向来就不讲什么道理，两面的争斗，大约总要开始的，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外的奇观。
传说连殳的到家是下午，一进门，向他祖母的灵前只是弯了一弯腰。
族长们便立刻照豫定计画进行，将他叫到大厅上，先说过一大篇冒头，然后引入本题，而且大家此唱彼和，七嘴八舌，使他得不到辩驳的机会。
但终于话都说完了，沉默充满了全厅，人们全数悚然地紧看着他的嘴。
只见连殳神色也不动，简单地回答道：“都可以的。
”这又很出于他们的意外，大家的心的重担都放下了，但又似乎反加重，觉得太“异样”，倒很有些可虑似的。
打听新闻的村人们也很失望，口口相传道，“奇怪！
他说‘都可以’哩！
我们看去罢！
”都可以就是照旧，本来是无足观了，但他们也还要看，黄昏之后，便欣欣然聚满了一堂前。
我也是去看的一个，先送了一份香烛；待到走到他家，已见连殳在给死者穿衣服了。
原来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，长方脸，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，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。
那穿衣也穿得真好，井井有条，仿佛是一个大殓的专家，使旁观者不觉叹服。

寒石山老例，当这些时候，无论如何，母家的亲丁是总要挑剔的；他却只是默默地，遇见怎么挑剔便怎么改，神色也不动。
站在我前面的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，便发出羡慕感叹的声音。
其次是拜；其次是哭，凡女人们都念念有词。
其次入棺；其次又是拜；又是哭，直到钉好了棺盖。
沉静了一瞬间，大家忽而扰动了，很有惊异和不满的形势。
我也不由的突然觉到：连殳就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，只坐在草荐上，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地发光。
大殓便在这惊异和不满的空气里面完毕。
大家都怏怏地，似乎想走散，但连殳却还坐在草荐上沉思。
忽然，他流下泪来了，接着就失声，立刻又变成长嚎，像一匹受伤的狼，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，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。
这模样，是老例上所没有的，先前也未曾豫防到，大家都手足无措了，迟疑了一会，就有几个人上前去劝止他，愈去愈多，终于挤成一大堆。
但他却只是兀坐着号咷，铁塔似的动也不动。
大家又只得无趣地散开；他哭着，哭着，约有半点钟，这才突然停了下来，也不向吊客招呼，径自往家里走。
接着就有前去窥探的人来报告：他走进他祖母的房里，躺在床上，而且，似乎就睡熟了。
隔了两日，是我要动身回城的前一天，便听到村人都遭了魔似的发议论，说连殳要将所有的器具大半烧给他祖母，余下的便分赠生时侍奉，死时送终的女工，并且连房屋也要无期地借给她居住了。
亲戚本家都说到舌敝唇焦，也终于阻当不住。
恐怕大半也还是因为好奇心，我归途中经过他家的门口，便又顺便去吊慰。
他穿了毛边的白衣出见，神色也还是那样，冷冷的。
我很劝慰了一番；他却除了唯唯诺诺之外，只回答了一句话，是：“多谢你的好意。
”二我们第三次相见就在这年的冬初，S城的一个书铺子里，大家同时点了一点头，总算是认识了。
但使我们接近起来的，是在这年底我失了职业之后。
从此，我便常常访问连殳去。
一则，自然是因为无聊赖；二则，因为听人说，他倒很亲近失意的人的，虽然素性这么冷。
但是世事升沉无定，失意人也不会长是失意人，所以他也就很少长久的朋友。
这传说果然不虚，我一投名片，他便接见了。
两间连通的客厅，并无什么陈设，不过是桌椅之外，排列些书架，大家虽说他是一个可怕的“新党”，架上却不很有新书。
他已经知道我失了职业；但套话一说就完，主客便只好默默地相对，逐渐沉闷起来。
我只见他很快地吸完一枝烟，烟蒂要烧着手指了，才抛在地面上。
“吸烟罢。
”他伸手取第二枝烟时，忽然说。
我便也取了一枝，吸着，讲些关于教书和书籍的，但也还觉得沉闷。
我正想走时，门外一阵喧嚷和脚步声，四个男女孩子闯进来了。
大的八九岁，小的四五岁，手脸和衣服都很脏，而且丑得可以。
但是连殳的眼里却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了，连忙站起，向客厅间壁的房里走，一面说道：“大良，二良，都来！
你们昨天要的口琴，我已经买来了。
”孩子们便跟着一齐拥进去，立刻又各人吹着一个口琴一拥而出，一出客厅门，不知怎的便打将起来。
有一个哭了。
“一人一个，都一样的。
不要争呵！
”他还跟在后面嘱咐。

“这么多的一群孩子都是谁呢？
”我问。
“是房主人的。
他们都没有母亲，只有一个祖母。
”“房东只一个人么？
”“是的。
他的妻子大概死了三四年了罢，没有续娶。
——否则，便要不肯将余屋租给我似的单身人。
”他说着，冷冷地微笑了。
我很想问他何以至今还是单身，但因为不很熟，终于不好开口。
只要和连殳一熟识，是很可以谈谈的。
他议论非常多，而且往往颇奇警。
使人不耐的倒是他的有些来客，大抵是读过《沉沦》（3）的罢，时常自命为“不幸的青年”或是“零余者”，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，一面唉声叹气，一面皱着眉头吸烟。
还有那房主的孩子们，总是互相争吵，打翻碗碟，硬讨点心，乱得人头昏。
但连殳一见他们，却再不像平时那样的冷冷的了，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。
听说有一回，三良发了红斑痧，竟急得他脸上的黑气愈见其黑了；不料那病是轻的，于是后来便被孩子们的祖母传作笑柄。
“孩子总是好的。
他们全是天真……。
”他似乎也觉得我有些不耐烦了，有一天特地乘机对我说。
“那也不尽然。
”我只是随便回答他。
“不。
大人的坏脾气，在孩子们是没有的。
后来的坏，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，那是环境教坏的。
原来却并不坏，天真……。
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，只在这一点。
”“不。
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，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？
譬如一粒种子，正因为内中本含有枝叶花果的胚，长大时才能够发出这些东西来。
何尝是无端……。
”我因为闲着无事，便也如大人先生们一下野，就要吃素谈禅（4）一样，正在看佛经。
佛理自然是并不懂得的，但竟也不自检点，一味任意地说。
然而连殳气忿了，只看了我一眼，不再开口。
我也猜不出他是无话可说呢，还是不屑辩。
但见他又显出许久不见的冷冷的态度来，默默地连吸了两枝烟；待到他再取第三枝时，我便只好逃走了。
这仇恨是历了三月之久才消释的。
原因大概是一半因为忘却，一半则他自己竟也被“天真”的孩子所仇视了，于是觉得我对于孩子的冒渎的话倒也情有可原。
但这不过是我的推测。
其时是在我的寓里的酒后，他似乎微露悲哀模样，半仰着头道：“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。
我到你这里来时，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，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：杀！
他还不很能走路……。
”“这是环境教坏的。
”我即刻很后悔我的话。

但他却似乎并不介意，只竭力地喝酒，其间又竭力地吸烟。
“我倒忘了，还没有问你，”我便用别的话来支梧，“你是不大访问人的，怎么今天有这兴致来走走呢？
我们相识有一年多了，你到我这里来却还是第一回。
”“我正要告诉你呢：你这几天切莫到我寓里来看我了。
我的寓里正有很讨厌的一大一小在那里，都不像人！
”“一大一小？
这是谁呢？
”我有些诧异。
“是我的堂兄和他的小儿子。
哈哈，儿子正如老子一般。
”“是上城来看你，带便玩玩的罢？
”“不。
说是来和我商量，就要将这孩子过继给我的。
”“呵！
过继给你？
”我不禁惊叫了，“你不是还没有娶亲么？
”“他们知道我不娶的了。
但这都没有什么关系。
他们其实是要过继给我那一间寒石山的破屋子。
我此外一无所有，你是知道的；钱一到手就化完。
只有这一间破屋子。
他们父子的一生的事业是在逐出那一个借住着的老女工。
”他那词气的冷峭，实在又使我悚然。
但我还慰解他说：“我看你的本家也还不至于此。
他们不过思想略旧一点罢了。
譬如，你那年大哭的时候，他们就都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你……。
”“我父亲死去之后，因为夺我屋子，要我在笔据上画花押，我大哭着的时候，他们也是这样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我……。
”他两眼向上凝视，仿佛要在空中寻出那时的情景来。
“总而言之：关键就全在你没有孩子。
你究竟为什么老不结婚的呢？
”我忽而寻到了转舵的话，也是久已想问的话，觉得这时是最好的机会了。
他诧异地看着我，过了一会，眼光便移到他自己的膝髁上去了，于是就吸烟，没有回答。
三但是，虽在这一种百无聊赖的境地中，也还不给连殳安住。
渐渐地，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他，学界上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，可是这已经并非先前似的单是话柄，大概是于他有损的了。
我知道这是他近来喜欢发表文章的结果，倒也并不介意。
S城人最不愿意有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，一有，一定要暗暗地来叮他，这是向来如此的，连殳自己也知道。
但到春天，忽然听说他已被校长辞退了。
这却使我觉得有些兀突；其实，这也是向来如此的，不过因为我希望着自己认识的人能够幸免，所以就以为兀突罢了，S城人倒并非这一回特别恶。
其时我正忙着自己的生计，一面又在接洽本年秋天到山阳去当教员的事，竟没有工夫去访问他。
待到有些余暇的时候，离他被辞退那时大约快有三个月了，可是还没有发生访问连殳的意思。
有一天，我路过大街，偶然在旧书摊前停留，却不禁使我觉到震悚，因为在那里陈列着的一部汲古阁初印本《史记索隐》，正是连殳的书。

他喜欢书，但不是藏书家，这种本子，在他是算作贵重的善本，非万不得已，不肯轻易变卖的。
难道他失业刚才两三月，就一贫至此么？
虽然他向来一有钱即随手散去，没有什么贮蓄。
于是我便决意访问连殳去，顺便在街上买了一瓶烧酒，两包花生米，两个熏鱼头。
他的房门关闭着，叫了两声，不见答应。
我疑心他睡着了，更加大声地叫，并且伸手拍着房门。
“出去了罢！
”大良们的祖母，那三角眼的胖女人，从对面的窗口探出她花白的头来了，也大声说，不耐烦似的。
“那里去了呢？
”我问。
“那里去了？
谁知道呢？
——他能到那里去呢，你等着就是，一会儿总会回来的。
”我便推开门走进他的客厅去。
真是“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”，满眼是凄凉和空空洞洞，不但器具所余无几了，连书籍也只剩了在S城决没有人会要的几本洋装书。
屋中间的圆桌还在，先前曾经常常围绕着忧郁慷慨的青年，怀才不遇的奇士和腌臜吵闹的孩子们的，现在却见得很闲静，只在面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。
我就在桌上放了酒瓶和纸包，拖过一把椅子来，靠桌旁对着房门坐下。
的确不过是“一会儿”，房门一开，一个人悄悄地阴影似的进来了，正是连殳。
也许是傍晚之故罢，看去仿佛比先前黑，但神情却还是那样。
“阿！
你在这里？
来得多久了？
”他似乎有些喜欢。
“并没有多久。
”我说，“你到那里去了？
”“并没有到那里去，不过随便走走。
”他也拖过椅子来，在桌旁坐下；我们便开始喝烧酒，一面谈些关于他的失业的事。
但他却不愿意多谈这些；他以为这是意料中的事，也是自己时常遇到的事，无足怪，而且无可谈的。
他照例只是一意喝烧酒，并且依然发些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议论。
不知怎地我此时看见空空的书架，也记起汲古阁初印本的《史记索隐》，忽而感到一种淡漠的孤寂和悲哀。
“你的客厅这么荒凉……。
近来客人不多了么？
”“没有了。
他们以为我心境不佳，来也无意味。
心境不佳，实在是可以给人们不舒服的。
冬天的公园，就没有人去……。
”他连喝两口酒，默默地想着，突然，仰起脸来看着我问道，“你在图谋的职业也还是毫无把握罢？……”我虽然明知他已经有些酒意，但也不禁愤然，正想发话，只见他侧耳一听，便抓起一把花生米，出去了。
门外是大良们笑嚷的声音。
但他一出去，孩子们的声音便寂然，而且似乎都走了。
他还追上去，说些话，却不听得有回答。
他也就阴影似的悄悄地回来，仍将一把花生米放在纸包里。
“连我的东西也不要吃了。

”他低声，嘲笑似的说。
“连殳，”我很觉得悲凉，却强装着微笑，说，“我以为你太自寻苦恼了。
你看得人间太坏……。
”他冷冷的笑了一笑。
“我的话还没有完哩。
你对于我们，偶而来访问你的我们，也以为因为闲着无事，所以来你这里，将你当作消遣的资料的罢？
”“并不。
但有时也这样想。
或者寻些谈资。
”“那你可错误了。
人们其实并不这样。
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（5），将自己裹在里面了。
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。
”我叹惜着说。
“也许如此罢。
但是，你说：那丝是怎么来的？
——自然，世上也尽有这样的人，譬如，我的祖母就是。
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，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。
然而这也没有什么要紧，我早已豫先一起哭过了……。
”我即刻记起他祖母大殓时候的情景来，如在眼前一样。
“我总不解你那时的大哭……。
”于是鹘突地问了。
“我的祖母入殓的时候罢？
是的，你不解的。
”他一面点灯，一面冷静地说，“你的和我交往，我想，还正因为那时的哭哩。
你不知道，这祖母，是我父亲的继母；他的生母，他三岁时候就死去了。
”他想着，默默地喝酒，吃完了一个熏鱼头。
“那些往事，我原是不知道的。
只是我从小时候就觉得不可解。
那时我的父亲还在，家景也还好，正月间一定要悬挂祖像，盛大地供养起来。
看着这许多盛装的画像，在我那时似乎是不可多得的眼福。
但那时，抱着我的一个女工总指了一幅像说：‘这是你自己的祖母。
拜拜罢，保佑你生龙活虎似的大得快。
’我真不懂得我明明有着一个祖母，怎么又会有什么‘自己的祖母’来。
可是我爱这‘自己的祖母’，她不比家里的祖母一般老；她年青，好看，穿着描金的红衣服，戴着珠冠，和我母亲的像差不多。
我看她时，她的眼睛也注视我，而且口角上渐渐增多了笑影：我知道她一定也是极其爱我的。
“然而我也爱那家里的，终日坐在窗下慢慢地做针线的祖母。
虽然无论我怎样高兴地在她面前玩笑，叫她，也不能引她欢笑，常使我觉得冷冷地，和别人的祖母们有些不同。
但我还爱她。
可是到后来，我逐渐疏远她了；这也并非因为年纪大了，已经知道她不是我父亲的生母的缘故，倒是看久了终日终年的做针线，机器似的，自然免不了要发烦。
但她却还是先前一样，做针线；管理我，也爱护我，虽然少见笑容，却也不加呵斥。
直到我父亲去世，还是这样；后来呢，我们几乎全靠她做针线过活了，自然更这样，直到我进学堂……。

”灯火销沉下去了，煤油已经将涸，他便站起，从书架下摸出一个小小的洋铁壶来添煤油。
“只这一月里，煤油已经涨价两次了……。
”他旋好了灯头，慢慢地说。
“生活要日见其困难起来。
——她后来还是这样，直到我毕业，有了事做，生活比先前安定些；恐怕还直到她生病，实在打熬不住了，只得躺下的时候罢……。
“她的晚年，据我想，是总算不很辛苦的，享寿也不小了，正无须我来下泪。
况且哭的人不是多着么？
连先前竭力欺凌她的人们也哭，至少是脸上很惨然。
哈哈！
……可是我那时不知怎地，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，亲手造成孤独，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。
而且觉得这样的人还很多哩。
这些人们，就使我要痛哭，但大半也还是因为我那时太过于感情用事……。
“你现在对于我的意见，就是我先前对于她的意见。
然而我的那时的意见，其实也不对的。
便是我自己，从略知世事起，就的确逐渐和她疏远起来了……。
”他沉默了，指间夹着烟卷，低了头，想着。
灯火在微微地发抖。
“呵，人要使死后没有一个人为他哭，是不容易的事呵。
”他自言自语似的说；略略一停，便仰起脸来向我道，“想来你也无法可想。
我也还得赶紧寻点事情做……。
”“你再没有可托的朋友了么？
”我这时正是无法可想，连自己。
“那倒大概还有几个的，可是他们的境遇都和我差不多……。
”我辞别连殳出门的时候，圆月已经升在中天了，是极静的夜。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在我看来，鲁迅不是一般的作家，他属于为数不多的具有原创性的、民族精神源泉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。
——钱理群　色貌如冰，肝肠似火……所属望者殷，所挟持者远，这是鲁迅的深刻。
——张宗刚

编辑推荐

《彷徨(插图珍藏本)》编辑推荐：百部最伟大文学作品，青少年成长必读丛书，鲁迅先生深刻剖析和批判国民性作品，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，于无所希望中得救。

名人推荐

在我看来，鲁迅不是一般的作家，他属于为数不多的具有原创性的、民族精神源泉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。
——钱理群色貌如冰，肝肠似火……所属望者殷，所挟持者远，这是鲁迅的深刻。
——张宗刚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